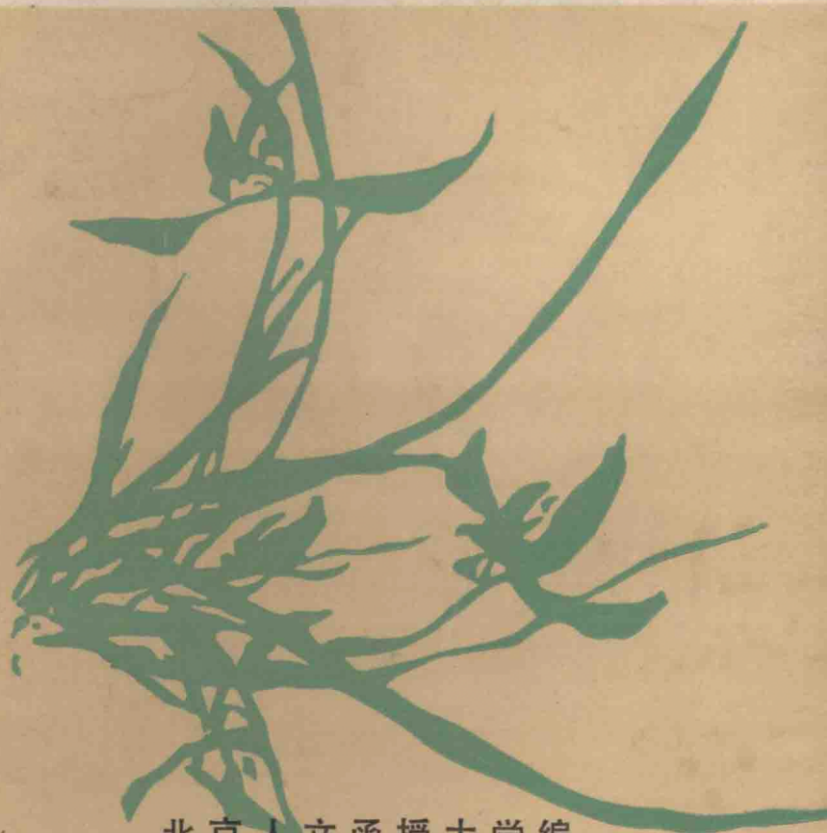


文学系函授教材

小说创作艺术



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编

小说创作艺术

郑国铨 编著

北京人文函授大学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讲 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 | (4) |
| 一、小说观念的发展 | (7) |
| 二、小说构成的要素 | (20) |
| 三、小说创作的基础和构思 | (31) |
| 第二讲 小说中的人物创造 | (42) |
| 一、从对“人”的研究谈起 | (43) |
| 二、小说人物的审美价值 | (55) |
| 三、人物形象的构思和表现 | (71) |
| 第三讲 小说的情节和环境描写 | (80) |
| 一、小说情节的多样性及其作用 | (80) |
| 二、情节的提炼和描述 | (92) |
| 三、小说的环境描写 | (110) |
| 第四讲 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 | (121) |
| 一、心理描写的若干原则 | (122) |
| 二、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分析 | (131) |
| 三、人物的变态心理的描写 | (142) |

| | |
|---------------------------|----------------|
| 四、人物心理流程的描写 | (154) |
| 第五讲 小说的结构艺术 | (163) |
| 一、小说结构的基本要求 | (164) |
| 二、小说结构的多样化 | (174) |
| 三、侧重人物情节的小说结构 | (185) |
| 四、侧重人物心态的小说结构 | (196) |
| 第六讲 小说的表现技巧 | (205) |
| 一、对小说表现技巧的认识 | (206) |
| 二、掌握描述的本领 | (213) |
| 三、驾驭表现的手法 | (229) |
| 第七讲 小说的形象与语言 | (248) |
| 一、小说语言形象的特点 | (249) |
| 二、小说的描述者的语言 | (262) |
| 三、小说中的人物的语言 | (275) |

前 言

小说,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了唐传奇、宋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系列的小说名著,不仅为我国文学传统增添了光彩,而且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翻开我国现代文学史,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文学巨匠的名字,也都和他们所创作的不朽的小说联系着。在外国文学史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文学泰斗,也都以其小说杰作彪炳于世。

当我国跨进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小说勇猛地冲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最前列,以其蓬勃的气势和鲜丽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不断地传来捷报。小说领域真可谓人才辈出!这一切标志着我国小说的空前繁荣和锐不可挡的势头。

文学艺术的发展越来越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小说对于戏剧、电影、电视剧来说,又是一种文学基础。许多戏剧、影片、电视剧都由小说改编而成,这种情况在文学艺术史上就屡见不鲜。当前许多小说佳作,诸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花园街五号》、《故土》、《新星》以及《四世同堂》等等,不断地在银幕上或荧屏上再现出来,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对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更充分地表现出了小说的威力。

小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积累了多少宝贵的艺术经验！从小说创作的实践出发，总结那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探讨小说创作的规律和技巧，这是小说发展在我们面前提出的任务和要求。重视学习和吸取古今中外的创作经验，逐渐掌握小说创作的规律和技巧，不断地提高小说创作的水平，不仅是促进小说进一步繁荣的需要，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小说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这种审美创造活动不可能有一个死板的固定化的公式。所谓“文无成法”，就是说不能从死板的固定化的公式出发去写作，那样的“小说作法”或“创作秘诀”之类的东西对小说写作是不会有有多大好处的，甚至舍本求末对作者起束缚手脚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规律，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所以古人在谈到写作时又曾指出：“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总术》篇中就曾以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掌握创作法则的重要性，他说：“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如果掌握了创作法则，就象善于下棋的人那样深通奥妙；否则，就如同掷采之人只能碰运气。当然，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既要了解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又需注意各种独特的表现。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就曾指出：“学诗当识活法”。什么是“活法”呢？“所谓活法者，规矩各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手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小说的写作也是这样。我们是主张创作自由的。我们认为，创作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的掌握，认识了必然才

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文贵独创，而掌握了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创造精神。

小说创作的规律，不是那一个天才凭空臆想出来的，而体现在古今中外那些优秀的小说中。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应该怎样写”，也就说明着创作的规律。的确，创作的规律以及技巧，都是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研究创作规律和技巧，应从总结丰富多采的文学实践经验出发，从而指导创作实践。同时，要切实地掌握创作的规律和技巧，使之化为自己的技能，提高写作的水平，又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反复的实践。

小说创作有哪些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哪些规律和技巧需要去探索呢？

根据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小说发展中的各方面的经验，适应小说创作实践提出的要求，学习前人关于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对下列问题进行探讨：

（一）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二）小说的人物创造；（三）小说的情节和环境描写；（四）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五）小说的结构艺术；（六）小说的表现技巧；（七）小说的形象与语言。

我们的《小说创作艺术》，就以上述问题为内容，分七讲进行系统的论述。

第一讲 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不仅是对生活的一种审美认识，而且又是一种审美创造。现实生活引发起作家的创作激情，作家根据他对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自己头脑的艺术加工，运用语言为材料创造出艺术形象，形成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生活情趣、美学理想、艺术趣味等，都化为他对生活的审美体验融合在作品的形象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是作者对一定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指导，揭示出了人类审美活动的规律，对于我们从根本上了解文学创作的审美性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指出了人的一切生产的共同规律，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世界。一方面人把自己对象化，一方面又在对象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文学艺术创作，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无疑要受“美的规律”的直接制约，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艺术形象。艺术美来源于生活美，谁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只承认这一方面，也还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忽视了作者的头脑的作用，忽视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忽视了作者对生活能动的艺术加工，就

不可能创造出艺术美。文学艺术的创作的目的，不是只消极地反映现实，而且要积极地影响现实，按照各自的审美意识变革现实。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创造性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许多来自文学实践的真知灼见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丰富我们对文学创作的审美创造性质的理解。一些有识见的文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学创作中客观的事物和作者的情意的关系。例如，陆机根据文学创作的经验，在《文赋》中就曾记述了文学创作从感物生情到穷情写物的过程。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也就是说，生活现象经过作者精神活动的孕育，“心”与“物”交互作用才能产生作品。总的说来，主张物我交融，寓情于景，是我国优秀文学理论的传统。文学实践的丰富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文学创作的这种审美创造性质。文学创作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许多作家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到《阿Q正传》的创作时指出：“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察觉，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在这篇谈自己的创作的文章中，鲁迅说得很明白，他所要反映的是在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总结他的文学创作经验时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的每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一代文豪们的这些经验之谈，不正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审美创造性质

吗？毫不奇怪，一些中青年作家也从亲身的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一点。蒋子龙就曾在《小说杂谈》中说过：“作家是通过写作来解释和探索人生的真谛，帮助人们解释生活，要说这是件容易的事情，那倒是反常的。”古华在《闲谈〈芙蓉镇〉》中说：“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冯骥才在总结自己和同辈人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写了《下一步踏向何处？》，针对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而明确地指出：“应当注重写人生”。他说：“为什么巴尔扎克那么多产，同时又写得那样入木三分？如果翻一遍他的代表作，就能发现他对人生的体验异常精深”。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些作家之所以在创作上取得成功，正是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掌握了文学创作的审美创造性质，遵循了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勇于对人生进行探索，寻求美的，鞭挞丑的，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创造出具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反映对生活的审美体验，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促使生活更加美好起来。

文学创作有其普遍规律，只要是真正的文学创作都应遵循这种根本性的法则，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共性所决定的。然而，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在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中又有其特殊表现。作家所要表现的对生活的审美体验，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因素，包括审美感受、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审美感情、审美理想等，形象的构成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各种不同的体裁。文学的各种不同体裁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不断地发

展演变，而这一切都受作家所要反映的对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内容及其它各种因素所制约。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其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形象塑造、组织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逐渐形成各自相对稳定的特点，而具有它们本身的特殊规律和发展趋向。我们研究小说的写作，就是要在了解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小说写作的特殊规律和技巧。

现在，我们就从小说的发展历程、小说的构成要素、小说的创作构思等几个方面，对小说写作的基本规律进行一些探讨。这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对小说写作的基本规律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才便于进一步去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小说写作中的一系列重要的规律、技巧和问题。

一、小说观念的发展

小说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拿我国小说来说，从萌芽到形成，到进一步发展，到趋于成熟，就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小说写作的艺术经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积累和丰富起来的，小说的特点和创作规律以及表现技巧也在发展中形成，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因此，我们对小说的特点和创作规律以及表现技巧，它的一切艺术经验，都应该持发展的观点，对之进行动态的考察。这就是说，探讨小说写作的艺术经验，不能只从现成的小说定义出发，而必须把立足点移到实践中来，着眼于不断发展着的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既要认真地研究中外的小说名著，又要密切注视当前小说创作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关心它的发展

的趋势。这样，才能经过分析研究，分清哪些属于小说写作的基本规律，哪些经验对当前小说创作是有益的，哪些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不适用的，哪些经验在小说发展史上有其意义而现在已经过时了。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来看，就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然后，又进入了现代小说发展的时期，近年来小说的发展更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向。随着小说的演变，小说观念也相应地发展。

小说的萌芽期：小说的源头，当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从神话传说，到先秦的寓言和史传文学，以至魏晋六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可说是小说的胚胎期，又可称为小说的准备期。在这些胚胎中，已初步显示出小说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以简单的故事反映人们对生活的审美体验，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情节，有的通过想象虚构而成，有的来自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加工。这时的小说观念，主要是把小说看作野史杂谈。“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他把“小说”与“大达”相对，认为小说乃琐屑之言，不足以达到大道。后来，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于九流十家之末列有小说家一类，从此才最早出现了标名为小说的作品。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乌尧狂夫之仪也’”。在他看来，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带有神话色彩的野史杂传，虽非高雅之作，但也有其存在之理。桓谭也曾说过：“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

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他认为，小说在简短的篇幅中以形象化手法表现治身理家的内容。这些都是那个时期小说观念的反映。

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它通过幻想虚构形象，反映出原始人类在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和理想，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社会的人从来就具有积极的进取的精神，不断地进行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的艰巨的斗争，因而产生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然而，由于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人们的思维活动还十分简单，对于许多自然现象还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因而就寄希望于能主宰一切的超自然的巨大力量，这就是神话中的神。神话中的神，实际上就是理想化的人。我国古代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羿射日除害》、《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都是远古时代的人民的智慧、力量和愿望的形象化，集中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美好理想，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我们祖先的精神面貌，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拿《山海经》中《夸父逐日》来说，其中的夸父的形象，就是一种神化的英雄。你看，他竟敢和太阳竞走！当他进入火热的光圈中，口渴得要命，就去渴黄河、渭水的水。黄河、渭水的水喝光了，又想到北方去喝大泽的水。还没有走到，就渴死在途中。临死时，他抛掉手里的杖，登时变成一片桃林。夸父牺牲了，然而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却表现出了人民与自然斗争的艰苦，显示了人民在艰苦斗争中的勇气、毅力和理想。神话以人为表现对象，充分地发挥了想象的作用，创造出许多神

化了的人的形象，虚构成一个个奇异的故事，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中于一人，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一切都为以后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国小说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就萌芽了。

随着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一方面，神话慢慢地向现实性更明显的传说演变；同时，又出现了许许多多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和神话有相通之处，而又有不同的特点，它的创作是为了有意识地编造故事去说明道理。例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就通过老愚公不顾一切阻碍搬走挡在门前的两座大山的故事，歌颂了老愚公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讽刺了目光短浅的智叟，突出地说明了有志者事竟成这样一个来自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的哲理。这种有意地虚构故事情节，自觉地以生动的形象体现主题思想，为以后小说的形成在一些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历史著作。《左传》、《战国策》等显示出具体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高超的技能，标志着叙事文学的重大发展。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其中的人物传记在广阔的背景上刻画出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传记，注意到了运用富有特征性的事件和细节以及个性化的语言，来展现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神态；同时，表现技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多采了。这一切，对叙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小说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魏晋六朝时代，社会动乱不安，佛老思想影响很深。在当时的社会土壤里，产生了“志怪”和“志人”小说。“志怪”和“志人”小说，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从此小说从其它著作中逐渐独立出来，出现了正式的小说的雏型。干宝的《搜神记》，就是一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集了许多神怪故事而编成。其中许多故事来自民间，虽为怪异，但现实性很强。如《干将莫邪》，描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才铸造成功。楚王恼怒，想要杀掉他。干将把雄剑藏起来，带着一把雌剑去见楚王。楚王果然盛怒之下把干将杀了。干将死后不久，其妻生下了遗腹子赤比，也就是眉间尺。眉间尺得到雄剑，日夜思念着为父报仇雪恨。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他乡客。在他乡客的帮助下，终于报了仇，和楚王三人同归于尽。这个故事揭露了暴君，歌颂眉间尺为报仇而视死如归的精神，又赞扬那位他乡客见义勇为不惜捐躯的气概。又如《韩凭夫妇》，也描绘了人们和昏君的斗争：韩凭的妻子何氏生得很美丽，康王将她夺为己有，并把韩凭折磨至死。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腐蚀，趁康王和他一同登高台眺望的机会，从台上奋身一跃而下。左右的人忙去抓他，因衣服碎了未能抓住，只留下一封信在衣带上，信中说：“希望将我的尸骨赐给韩凭合葬在一起。”康王恼怒，不听她的要求，恨恨地说：“你夫妻俩既然相爱不已，若是能够显示奇迹使你俩的坟墓连在一起，那我就听其自然，不再阻挡”。奇迹出现了：一夜间，两棵梓树对生在两座坟顶上，十日其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一对鸳鸯，常在树上栖宿，白天晚上都不离开。宋国的人哀念韩凭夫妇，就称这两棵树为相思树。这些故事面向现

实而又富于浪漫气息，有**人物**，有**情节**，**结构**也很完整。魏晋六朝的“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描写当时的一些遗闻轶事，往往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请看《德行》篇中“管宁割席”的描写：“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最适当的环境中来展开描写，选择生活中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事件进行细致的刻画，通过对照等表现手法，使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品格跃然纸上。“志怪”和“志人”小说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在人物和情节等方面都大致具备了小说的规模，虽然它还显得简单和幼稚。

从远古的神话，到魏晋六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为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给小说的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

小说的形成期：唐代以前的所谓小说，实际上只是小说的胚胎和雏型，小说还处于萌芽时期，真正的小说形成于唐宋。从唐传奇到宋话本，说明小说已经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了。鲁迅曾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小说到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人们根据这种小说记叙奇行异事的特点，就称之为“传奇”。最早用“传奇”作小说集名称的，是中晚唐时期的作家裴铏。宋代的话本小说，可说